

中外名人傳

(五)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二一〇頁）

凌鴻勳（二八九二—一九八二）

交通大學校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交通部次長

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

凌鴻勳，字竹銘，廣東廣州市人，民前

二十（一八九二）年生，民國四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以成績優異，由交通部保送赴美留學，獲得博士學位。民國七年返國，先至京奉鐵路局工務處任工務員，後又到京漢鐵路局工務處任工程師，以工作優良，調交通部任路政司技正，後又升路政司工務科長。民國十二年到上海，回母校交通大學，任土木工程系教授，民國十三年代理校長，後又真除校長職位，年僅三十一歲，為當時國內最年輕的大學校長。

民國十五年赴廣西，任梧州市政府市政委員兼工務局局長，對梧州市的市政建設，如設置自來水廠，增闢馬路等，頗有績效。

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設置鐵道部，孫科任第一任部長，邀凌氏任鐵道部技正。不久派任隴海鐵路工程局局長，完成該路「靈寶至潼關」一段工程。民國二十一年又調凌氏任粵漢鐵路工程局局長並兼總工程司，在兩年以內，完成「株州至韶關」四百餘公里最艱巨的工程，使粵漢鐵路全線得以貫通，對於抗日戰爭助力甚大。

鐵路工程界有三位鉅子，都是交大的前輩，一位是興築杭江浙贛以及負責滇緬鐵路籌建的唐山交大一九一四級的杜鎮遠，一位是曾助杜鎮遠修贛，與興建京贛南段以及打通湘桂鐵路與興建及拆遷湘黔鐵路，修建黔桂鐵路唐山交大一九一八級的侯家源，一位就是打通粵漢鐵路，並完成湘桂鐵路的桂柳段，隴海鐵路的靈潼段，寶天段，以及籌建天蘭段上海交大一九一五級的凌鴻勳。凌鴻勳在鐵路工程界以穩健出名，他所興建的工程，都是循規蹈矩一絲不苟。打通粵漢鐵路時，中國工程師學會曾頒以「金牌」獎勵，並公推其出任下屆會長。

民國二十九年又當選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後又被推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也兼任過中央設計局委員，東北經濟委員會委員，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會員，並被全國工程師學會推選為國民大會代表。

民國三十四年出任交通部常務次長（部長俞大維），一度代理部務。民國三十八年行政院改組時，辭去常務次長職務。

撤退來台出任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並兼任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凌氏曾多次代表國家出席各項國際會議，如國際公路會議，國際鐵路會議，國際機械學會議，國際三和土會議，美國國際工程學會等。

民國四十四年又經教育部選為「科學工程」得獎人。

凌氏以曾任交大校長關係，對於同學不問是在上海唐山或北平畢業，都一視同仁，大家都都尊稱他為校長。來台後，三校同學又恭推他擔任同學會的會長。

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交大六十週年校慶(四月八日)的時候，同學會假「自由之家」慶祝，忽得美洲校友總會會長趙曾珏來電，請設法在台復校，如一時復校不易，可先成立電子研究所。經凌鴻勛旋拜託，敦請國防部長俞大維，教育部長張其珣，經濟部長尹仲容，交通部長沈怡四位部長聯名呈請蔣總統中正親自批准，交大始能逐漸在台復校。

民國五十年，凌鴻勛完成「中國鐵路志」巨著，約六十萬言，為最有價值的中國鐵路史料。

凌鴻勛八十歲以後，即不外出拜客拜年，但交大同學與舊雨故屬往訪，卻極表歡迎，暢談不倦。生活也極有規律。不幸在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八月十八日，因偶感不適，至中心診所檢查身體時，竟突然去世，享年八十九歲。

凌鴻勛一生從事鐵路交通建設與教育下一代，愛護鐵路與交大同學，誨人不倦，且對人處世，溫文爾雅，和藹可親，是一位被大家尊敬的長者。新竹交通大學為了對他的尊敬，在博愛校區建有竹銘館，以作永久的紀念。(陳卧北撰)

鄧公玄 (一九〇二—一九七七)

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立法委員

國際關係研究所副主任
中美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

鄧公玄名光禹，字太初，湖南酃縣人，一九〇一年六月廿九日在酃縣南鄉龍溪老宅出生。六歲時父親鄧康山在萃賢書院執教，隨同前往附學就讀，因聰穎異常，到十二歲時已讀完四書五經，兼學習唐詩古文。赴縣城報考縣立第二高等小學，以第一名被錄取，十六歲以榜首畢業。

十七歲進入嶽雲中學，因學業成績優異，獨占鰲頭，獲得免繳學膳等費的優待。十九歲時湖南學界發起驅逐督軍張敬堯及仇日運動，鄧公玄被推為嶽雲中學學生代表，參加湖南學生聯合會，這是他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開始。

一九二二年二十一歲，於嶽雲中學畢業，到南京投考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獲錄取，並加入中國國民黨，經常撰寫論文投寄「時事新報」的學燈欄及「東方雜誌」，由於行文流利，議論精闢，當時已赫赫有名。

一九二五年二十五歲，於哲學系畢業時，因學校易名，故獲得南京高等師範及東南大學兩校的畢業文憑，成為南高的最後一班畢業生，及東南大學最早一班的文學士。

他得黨國元老多人的敦促，參與發起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往來於南京、上海、廣州、香港之間，俾與廣州的孫文主義學會相聲應。後來應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的邀請，赴美國擔任這個報紙的總編輯，並進入美

國加州史丹福大學研究院，攻習國際公法及國際關係。

一九二八年春，獲史丹福大學政治碩士學位，孫科任鐵道部部長，被邀擔任秘書兼機要科長，後來孫科兼任交通大學校長，他又被調出任訓育主任，少年英俊，勇於任事，頗有建樹。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歲，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又調回鐵道部任秘書兼編譯科長。一九三一年孫科到廣東他隨行，被聘為國立中山大學教授，講授國際關係。到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孫科又同他返回南京，出席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孫科由行政院長轉任立法院院長，聘鄧公玄為第三屆立法委員，並為憲法草案委員會委員，參與草擬中華民國憲法，後又連任第四屆立法委員。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日戰爭爆發」，他隨政府遷都重慶，仍任立法委員。一九三九年白崇禧將軍赴桂林任行營主任，他先任政治部主任秘書，後升為行營秘書長。第二年行營改組，白崇禧調為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部長，隨同返回重慶，任辦公室主任。

一九四二年夏，劉維熾出任中央海外部部長，堅邀他擔任主任秘書，到一九四四年劉部長離任，始獲准解職。

一九四五年五月出席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八月抗日戰爭勝利，十月立法院國民黨立法委員互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獲得當選。

一九四六年初回上海，兼任復旦大學教授，到南京仍任立法委員，並出席制憲國民大會，對制定行憲草案及法規，有很多貢獻。

一九四八年回湖南鄱縣競選區域立法委員，當選後回南京為孫科競選副總統助選，並為發言人。

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隨政府到廣州轉來台灣，初任立法院黨部改造委員，兼任政工幹部學校教授，後又任建黨研究會委員。

一九五四年夏在國防研究院聯合作戰班第一期畢業，奉派到美國出席聯合國第九屆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贊襄出力甚多。會後回國，公餘執行律師職務，並先後兼任東吳大學及法商學院教授，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組召集人，不久改兼國際研究所副主任，及「問題與研究」月刊主編，並在各報刊撰述政論，分析國際大事。

一九六八年偕夫人張近澂作環球旅行，回國後曾寫「環宇紀遊」問世，一時洛陽紙貴，甚為風行。一九七五年國際關係研究所，改隸國立政治大學，他始獲准退休。但因中美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梁寒操（均默）逝世，推鄧公玄繼任理事長，對於會務推行，有很多建樹，又籌辦赴美文化經濟訪問團，慶賀美國二百周年慶典，為國宣勞，使我對美國民外交增加許多贊益。然因長途跋涉，歷經四十五天在美國各州大都市肆應積勞，

患黃膽病，於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七日病逝台北三軍總醫院，享年七十六歲。

他生平著作很多，散見中外報紙書刊，主要出版的著作有：「歐美國制史」、「今日之歐洲」、「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人生價值論」、「政治藝術論」、「國際問題研究」、「人性論」、「極端現勢」、「社會思潮」、「政黨政治的理論與實際」、「中國先秦思維方法論」、「國際論文選」、「理則學與科學方法」等。

鄧公玄平居沉默剛介，終日手不釋卷，彈見洽聞，以國際問題專家，擢任立法委員，四十年如一日，無論起草憲法，建議朝政，周旋壇坫，都能秉忠誠寬，反覆推敲，使達到至善的境地。時際艱危，不求名不求利，凡國之大事，無不忠定明決，慎謀能斷，故僅以立法委員終其一生。

夫人張近澂，江蘇嘉定人，畢業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一九二八年在美結婚生有二女，也均留學美國，學有專長，各自成家。（王成聖撰）

陳布雷（一八九〇—一九四八）

浙江省政府教育廳長
教育部次長

國防最高會議副秘書長
國民政府委員兼國策顧問
國民大會代表

陳布雷是書生，巨筆如椽，志在世道的報人。他於國家多難時期，受蔣介石特達之知，以儒家的素養氣節，鞠躬盡瘁，忠於國家，忠於蔣介石。最後復以孤憤難抑的情懷，感激輕生，振風俗世。他確是一位代表我國讀聖賢書行聖賢事的國士典型人物。

陳布雷，浙江慈谿人，名訓恩，字彥及，號畏壘；生於清光緒十六（一八九〇）年。自幼聰慧，喜讀書，十三歲即能詩文，十四歲即接觸「新小說」、「新民叢報」等新思潮刊物，而學識日充，新智開啟。十五歲就赴寧波應院試，考中第五名秀才。隨後他進入慈谿中學堂讀書。就以作文優異累獲獎金。十七歲就讀杭州浙江高等學校預科，益覺讀書之樂，尤喜涉獵文學史地方面的書刊，對他以後的文筆雋永，關係不小。因為他愛好文字，關心世事，所以他十九歲那年，杭州各校舉行聯合運動會時，他就在會場擔任新聞編輯，油印分發，這是他練習新聞事業的開始。

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他廿一歲了，有事經過上海，當時他堂兄陳訓正創辦「天鐸報」，他寄寓數日，見聞益見恢廓，開始欽羨記者生涯。為了「鐵道國有」問題，他曾有「致楊度」一書，被推荐刊載「天鐸報」，從此他寫文章投稿，受到贊許肯定，因此開啟了撰述生涯。次年夏，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遂正式任職「天鐸報」，署名「布雷」。民國十年，他堂兄訓正在上海創辦

「商報」，聘他為編輯主任，每週撰評論五篇，文辭議論，為各方所重視，十二年起，在「商報」發表社論，署名畏壘，言論鞭撻入理，擲地有聲，成為全國最知名的大手筆，而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所欽佩激賞。民國十六年北伐軍攻入南昌後，即約請陳布雷前往相見，參加中國國民黨，從事革命事業，並且從筆墨方面協助蔣介石宣揚、揭示大政方針，國是大議論。甚至他已經在杭州就任浙江省教育廳長，還常應召悄然前往南京替蔣介石撰寫文章，然後再悄然返回杭州，於是有識之士只要知道他又趕往南京，就可以預期蔣介石將要有重要的文章發表了，一時大家贊許他為「大手筆」。

民國廿九年九一八瀋陽變作，他在南京任教育部次長（部長為蔣介石兼任），卻每日前往中央宣傳部負責制定國內宣傳方針及宣傳實務，並奉命撰特種文件。每日工作常在十二小時以上，而他係一人在京，獨居中央飯店三等房，僅自加一書桌，他也居之如飴。

（五）傳人名外中

民國廿三年，蔣介石在軍委會委員長南昌行營，事務匯集，政務方面有楊永泰相助，軍事方面有熊式輝相助，惟文字撰述，迄無得力之人。於是邀他前往相助。他乃于四月辭去浙江教育廳長，五月前往南昌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不親會務，專司筆札，留心文化宣傳與理論研究，備諮詢。次年一月，他奉蔣介石之命撰「敵乎友乎」一文，攜

往上海，以徐道鄰名義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暗示日本：「中國決不可能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生計」。

民國廿四年「南昌行營」撤銷，軍委會修改「侍從室」組織，分設一、二兩處，任陳布雷為第二處主任，下轄秘書、研究兩組。（他並兼任研究組長）凡是有關黨政各部門向蔣委員長提出的報告或請示事項（包括情報），都由二處先加整理或加註意見，然後呈核。性質有如清廷的「軍機處」。從此他成為蔣介石的參與機要的重要幕僚人物。他本來個性豪爽，交往的人很多，自擔任侍從室職務後，一改豪放而為謹慎，非常嚴肅。親朋交往也減少，甚至經常不能回家，也不能應酬。處內同仁，自然養成保密習慣，克盡機要幕僚的分際與責任。此其間，蔣介石籌劃國家大計如「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對外闡明立場如「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都由他負責撰擬。常千里赴召，不辭辛勞。

民國廿五年「西安事變」十二日間，他繁忙痛苦，徬徨自憤，難以形容。當時最高權力機構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蔣介石均不在京，代秘書長朱家驊為浙江省主席，在杭州。陳布雷兼任副秘書長，不得不負起會議的全盤事務。協調各方意見，為營救蔣介石而不遺餘力晝夜奔走，睡眠極少，全憑一份忠憤耿耿的精神力量，支持其原本

弱質的體力。廿五日晚，得到蔣介石已安抵洛陽之訊，始釋然安眠。次年二月，再為蔣介石撰「西安半月記」刊行公佈，以釋群疑。

抗戰開始，軍委會擴大編制設秘書廳，他任副秘書長。「中政會」改為「最高國防會議」，他兼任副秘書長。武漢棄守前，他奉命起草談話及宣言等文件，等到危急時，才於民國廿七年十月廿二日傍晚坐小船悄然離去（侍從室二處同仁已先疏散赴衡山）。次日下午一時，舟過新堤西十五里的王家鎮，突遭敵機一再掃射，情勢危急，他臨危鎮定，感念抗戰時期，前後方同志同胞犧牲衆多，自己生平對國家雖無大貢獻，然而立身行事，毫無愧怍。結果，船上有七人受傷，船也不能行動。最後在同仁的努力和當地人民的協助之下，才完成療傷患、葬殉難、修船身、僱船員等事，繼續航行，于廿六日下午五時始到達長沙。

十二月十八日，汪精衛自重慶秘密出走，經昆明于廿一日逃往越南河內，接著發出通電，公開反對長期抗戰，主張與日敵談和。他除了奉命撰擬駁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東亞新秩序」外，並於國民黨中央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時，撰擬講詞，整理記錄，起草宣言。接著再奉命撰述「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三民主義之體系與實施程序」，以為抗戰建國之精神寶典。均能在體力精神狀況良好的情況之下，順利完成。此

一時間，爲他工作最愉快時期。

他能調和各方面意見，有時還能替蔣介石分勞解紛解決問題。他曾經答覆邵毓麟的問題時表示：

「委員長是全國領袖，繫國家安危於一身。比如他是火車頭，牽拉著全國軍民長列火車前進，有時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左右顛擺太猛的話，難免沒有危險。我的作用，等於『剎車』，必要時可使速度稍減，保持平穩，這就是我一點微小的貢獻。」

抗戰勝利，行憲開始，他于民國卅六年，高票當選慈谿縣國大代表。行憲政府成立，他謙辭總統府秘書長，而以國民政府委員兼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仍然參與機要，爲蔣介石的幕僚。

政治協商時期，他感到時局危殆，許多黨政同志，爲了私人利慾，不能忍讓團結。共黨的陰謀毒辣心機反覆無常，一般政客的囂張，大出他意料之外。而政治上種種問題，複雜曲折，大家對共黨的眞面目，很少認識，也很少警惕，因此他始終憂心焦慮，不能忘懷。曾經對他的胞弟陳叔同說：「從訓政時期過渡到憲政時期，這中間脫了節。」

民國卅七年共黨猖獗，大局惡化。經濟恐慌、政治危機、軍事挫折、嚴重事件紛至沓來。他本廿年的經驗，很明瞭，這都是過去的結果，同時也更爲當前的危機，憂愁焦慮。他的憂，不關個人的窮通利上達，而終朝戚戚的，是爲天下國家擔憂。

他的體質本來孱弱，早年因家庭變故，耗費心血，在上海從事報業，日夜辛勞，神經衰弱之症，益見加深。後來從政，擔任蔣介石幕僚重任，處理機要，隨時局發展，憂勞益多，經常失眠，每晚全賴服安眠藥，始能入睡。

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國民黨「政會」舉行臨時會議，他飽受刺激，回到辦公處所，臉色大變，他鑑於「中朝大官老于事，詎知感激徒嬖嬖」，決心做一位感激輕生之士，而於次夜仰藥殉身了，年五十九歲。他替蔣介石掌理機要，卻始終保留一位報人的本色，居政治中樞，而對政治保持客觀的批判精神，處理許多複雜問題，所以蔣介石很尊重他，稱他爲「布雷先生」，並且在他葬禮上，頒贈「當代完人」的輓額。（摘自費雲文著「國士典型陳布雷」，參考陳約文著陳布雷有筆如椽，黃金文撰）

莫衡（一八九二—一九七六）

資源委員會運輸處處長

台灣鐵路局局長

台灣省交通處處長

莫衡字葵卿，浙江吳興縣人，民國五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

民國十二年任津浦鐵路工務處課員，民國十六年任上海特別市工務局技正，科長。黃伯樵任京滬及滬杭甬鐵路局局長時，調莫

氏任該局總務處長，後又調任材料處長，因成績卓著，民國二十六年調充鐵道部購料委員會委員。

民國二十七年調任西南公路運輸局副局長，二十八年調任川桂公路局運輸局代理局長，後又調任西南公路局工程處副處長，二十九年改任資源委員會運輸處處長，至民國三十五年抗戰勝利爲止。

俞大維在抗戰勝利後出任交通部長，譚伯羽任政務次長，凌鴻勛任常務次長，莫氏經譚伯羽之推薦任交通部主任秘書。民三十五年底調任隴海鐵路局長。

民國三十七年撤退來台，三十八年三月奉命任台灣鐵路管理局局長，長達十二年之久。民國四十六年二月前交通處處長侯家源去世，莫氏曾奉命接任交通處處長並兼任台灣鐵路管理局局長，但未數月，莫氏辭去交通處長職務，仍返回鐵路局專任局長，至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莫氏年屆七十歲時，始奉命退休。

退休後，由交通部聘請擔任該部交通研究所所長。

莫衡在民國六十五年農曆十月十六日在台大醫院病逝，享年八十五歲。

莫衡爲人溫和，雍容爾雅，善於用人，與各方關係極爲友好。任職台灣鐵路管理局局長，長達十二年之久，爲台灣光復後，任職局長最久的一位。任內辦理舟山大軍撤退，提前完成任務，獲得總統頒發光華一等甲

種獎章。民國四十八年八七水災，搶修鐵路迅速通車，獲得八七水災重建獎章。任內，對鐵路復舊，加強運輸，改善服務，極有績效。（陳卧北撰）

謝幼偉

（一九〇五—一九七六）

國立浙江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

國立華僑中學校長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

謝幼偉，字佐禹，廣東梅縣人；一九〇五年民國前七年五月二日生；幼承庭訓，奠立國學深厚基礎，十九歲畢業東吳大學，前往美國深造，獲哈佛大學哲學碩士；返國後，任教黃埔軍校第四分校、陸軍大學、步兵學校教官，並任廣州民國日報、華南日報主筆；嗣後轉任浙江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

一九四九年民國卅八年，大陸變色，南渡印尼，出任雅加達八華中學校長，天聲日報特約撰述與自由日報總編輯，民國四十二年，應聘返國，任中央日報總主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設計考核委員，僑務委員會顧問等職。嗣改任僑生大學先修班主任兼華僑中學校長，國立政治大學，國立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教授，民國五十九年專任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兩度代表中華民國赴夏威夷出席世界哲學會議；在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主講研究方法，中國哲學及西方懷黑德、黑格爾、羅素等之哲學思想，青年

學生受益良多。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月五日逝世台北，年七十二歲。

謝幼偉，專精深入研究哲學，講述哲學，極力闡揚中國傳統倫理哲學與孝道思想，榮獲「孝道哲學大師」與「孝道哲學之父」雅譽，精研西方懷黑德、黑格爾、羅素等哲學大家思想。著作包括：倫理學大綱、當代倫理學說、人生哲學、西洋哲學史、現代哲學名著述評、中西哲學論文集、中國哲學論文集、哲學講話、忠之哲學、懷黑德哲學等二十多種，為國內貫通中西哲學之巨擘，被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稱譽為六十年代中國哲學界之奇葩。（林裕祥撰）

汪精衛

（一八八三—一九四三）

國民政府行政院長

國民參政會議長

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我國近代史中，有兩位傑出人才，表現非常突出，卻都因為誤入歧途而身敗名裂，一個是提倡文學的陳獨秀，因為誤信共產主義，組織中國共產黨，竟被中共鬥爭，抑鬱以終，另一個是黨國要人汪精衛，當舉國上下一致抗日時，他卻意志不堅而投靠日敵，組成漢奸政府，客死敵國，遺臭萬年。

汪精衛，生于廣州，名兆銘，號季新，字葵辛，十九歲就中了秀才，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一歲，以官費赴日本入法政大學速成科

，一年半畢業，再自費升入法政大學專科。

一九〇五年七月，他參加國父組成的同盟會，被推選為評議部議長（議員有胡漢民、馮自由、朱執信）。與執行部長黃興、司法部長宋教仁同為黨的重要幹部。是年十一月廿六日同盟會出刊「民報」，鼓吹革命，他始以「精衛」為筆名而行諸當世。他年少多才，有瀟灑的儀態，雄辯的口才，犀利的文筆，謙和的風度。胡漢民談起汪的演說曾表示：「出詞氣動容貌，聽者任其操縱。余廿年來未見人演說過於精衛者」。而對人接待應對，處處表現他的親切熱忱與誠摯，只要半小時的閒談，就能博得眾人對他有好感。即使對他不滿的人，只要與他晤談一次，往往會化除成見，對他油然而敬。他確有吸引人的天才與魔力，是位傑出的革命人物。當時黨內同志都欽敬他的精明長厚。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黨人積極在國內從事武裝起義活動，如萍醴瀏，黃岡、鎮南關等役都是起先聲勢浩大，最後卻因後援不繼而功敗垂成。一九〇八年四月，河口之役又告失敗，汪飽受刺激，以為「軍事行動，無大款何以舉事？海外奔走，為效甚微，不有劇烈舉動，何以振起人心？」於是他于一九〇九年十一月潛赴北京，準備行刺攝政王，不幸事洩被捕，曾賦詩四首明志，其一曰：「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清廷主審者肅親王善耆，動了憐才之意，竟然力排「大逆不道，應立即處

斬」之議，請旨改爲永遠監禁。

民前一年武漢起義，旬日間東南各省相繼獨立，九月清廷將他開釋，大難不死。等到袁世凱出山，因爲汪精衛革命功勳，世人皆知，而其聲望，如日中天。於是袁入京後與汪多次晤談，汪居然與袁的長子克定結爲異姓兄弟，並且在袁的授意下，與楊度共組「國事共濟會」。而與南北和談時，被袁利用，暗中操持，形成一種：「利用袁，可以事半功倍的推翻清廷」的論調，促請國父讓出民國大總統的職位給袁世凱。袁世凱當選總統取得權位後，竟與向他禮讓的同盟會爲敵，其後二次革命失敗，國父亡命日本另組「中華革命黨」，以及民國五年的討袁帝制之役，汪都逗留法國，坐觀成敗，未聞爲救國護黨有赴難的行動。

民國十二年國父回粵，復任軍政府大元帥，決定「聯俄容共」政策。次年中國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汪又活躍起來，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會後再赴北京密與段祺瑞聯絡。

民國十四年三月國父逝世後，六月國民黨決定改組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七月一日成立，在蘇俄顧問鮑羅廷和傾向共黨的廖仲愷的安排下，汪精衛當選爲國民政府主席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自此，他又被鮑羅廷利用，捧他爲國民黨左派領袖，進行排斥以胡漢民爲首的所謂右派。而從此國民黨內部的分裂紛爭，也越爲嚴重了。

首先他利用十四年八月廿日廖仲愷被暗殺的事件逼迫胡漢民離廣州赴蘇俄，並且肅清「右派」。接著再於民國十五年二月因反對蔣介石主張北伐而想逼迫蔣自行離去。但因蘇俄顧問季山嘉欲以中山艦劫持蔣，將其押往海參崴的陰謀敗露，而被蔣介石先下手爲強的毅然以強硬手段鎮壓囂張的共黨活動。汪精衛又以蔣事先未向其報告而負氣離職再去法國。

民國十六年三月北伐軍勢如破竹攻克江南各地。遷往武漢的黨政中央，在俄共的操縱之下，在湖北湖南各地展開恐怖的政治和社會鬥爭，民不聊生。這時汪精衛返國，曾表示：「本人亦不贊成共產黨之階級革命與勞農專政，且據本人觀察，國民黨與共產黨亦不易繼續相安，但本人希望能暫時維持合作，自己願負調和之責」。可是，他卻口是心非，暗中與中共首領陳獨秀接觸，突於四月五日發表「聯合宣言」，強調與共黨合作，將國父的「容共」篡改爲「聯共」，並且悄然前往武漢，同時，上海一帶的共黨份子密謀搞暴力叛亂，南昌朱德等共黨份子掀起一場大暴動，襲擊政府機關，搶劫市民。於是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接受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下令於四月十二日開始清除蘇、浙、皖、閩、粵、川等省的共產黨。於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武漢方面，汪精衛雖已成爲共黨劫持的傀儡，但在廣大的農民與軍隊的反共熱潮逼迫下，也不得不於七月十五日實施「分共」，因此，國民黨的「容共政策」乃告終止。汪且於八月六日發表其「錯誤與糾正」論文，承認自己也有錯。照理他就應該捐棄前嫌與蔣介石精誠合作，爲黨國事業，繼續奮鬥。

可是事實出人意料，一個新的分裂和一連串的黨政糾紛，卻又因爲汪精衛的權勢慾念，舉措乖張而層出不窮的演進起來，如利用唐生智的野心，搞「驅共倒蔣」，迫於各方亟待繼續北伐的情勢，又改變立場，改「倒蔣」爲「聯蔣」，正式提案敦請蔣介石復任革命軍總司令，北伐成功，又利用馮玉祥、閻錫山等反對編遣軍隊引爆中原大戰的時機跑到北平參加「擴大會議」，另組「國民政府」，幸而中央軍戰勝，救平叛亂。民國廿年，又利用「胡漢民事件」，糾合兩廣力量，反對中央，逼迫蔣介石離職下野。可是，政府卻因而基礎不穩，國難時艱，有識之士，都以爲非請蔣介石復膺大任，不足以言救國。於是汪又改變立場去杭州「迎蔣」，連袂返京共商國是。次年「一二八」日軍入侵上海，蔣介石再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負責救國，汪也如願以償的出任行政院長。演變成「蔣汪合作」之局。

汪出任行政院長，自命爲「跳火坑」，提倡對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說。由於他不夠堅定的特性，對日本層出不窮的要求，難免有過於牽就之病，因而被各方指斥他主持的是「屈辱外交」，使他感到焦頭

爛額。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一日，他出席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中央黨部前集體照相時，被人暗殺受傷，於是只好辭去行政院長，再去外國。「西安事變」時，他以爲有機可乘，又兼程返國，但事變已結束，他卻公開發表言論，反對中共搞的「人民陣線」，完全站在極右的立場，與武漢時代判若兩人。

抗戰開始，他於民國廿七年三月至七月間，被推選爲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以及國民參政會議長等要職，足以發揮其個人才能、報效國家。然而他的「惟一領袖」的私慾和「不夠堅定」的特性，始終作祟，不但暗中利用高宗武、梅思平之流與日本勾結，甚至不惜公開倡言「反戰論」的低調。武漢、廣州淪陷後，他竟然私自出走，于民國廿七年十二月一日抵達越南的河內，于廿九日發表響應日本首相「近衛三原則」的「艷電」，提倡向日敵屈膝媾和。並且暗中煽惑雲南的龍雲，宣佈響應他的「和平運動」。戴笠的情報組織爲了確保國家安全，伸正國法，前往密裁，不幸誤中副車，殺死曾仲鳴，汪幸免於難，在日本特務人員的運作下，由河內逃往上海，投入日敵懷抱，于民國廿九年三月卅日在南京成立偽政權，仍用中華民國國號，居然稱爲「還都」，他自封代理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軍委會委員長。他以爲只要他出走組府，就可以號召成廣大力量與重慶政府對抗，利用日人力量取而代之。可是各方反應激烈，同聲排斥他

的無恥漢奸。

同時，漢奸難爲，日本對他的許諾「尊重中國主權」，全是騙局。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人反而視汪的偽政權爲「中日和平」的障礙。時常給他無法忍受的侮辱。民國卅二年後，他的舊病復發，不再有政治活動，成爲無聲無臭的傀儡，當年十一月以骨髓炎的絕症客死日本。一失足成千古恨。（摘自費雲文著「汪精衛的悲劇」）

馬歇爾

(一八八〇—一九五九)

美首位軍人政治家

杜魯門時代的美國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 (1880—1959) 是一位傑出的軍人政治家，二次大戰期間擔任美國陸軍參謀長，指揮美軍邁向最後勝利。戰後於一九五〇年出任國防部長。一九四七年被杜魯門任命爲國務卿，掌管外交，成爲美國軍人出任政治職位的第一人。在國務卿任內訂定歐洲復興計畫，亦稱馬歇爾計畫。美國花費百億美元執行此一計畫，使經濟凋敝的歐洲逐漸步向復興，並阻止共產主義蔓延，此舉使他於一九五三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馬歇爾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卅一日生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聯合鎮，爲四兄弟中的老么，其父爲煤礦礦主並擁有餐飲事業，家資富有。老馬歇爾對其堂兄當時的美國首席大法官

約翰·馬歇爾十分崇仰。

一九〇一年，馬歇爾畢業於維琴尼亞軍校，在校成績並不傑出，在全班的上半部。畢業後被任命爲步兵少尉，派往菲律賓服務。一九〇二年回美結婚，其首任妻子伊麗莎白·柯爾於一九二七年病故，三年後續娶凱塞琳·布朗，兩人無子女。

次年，馬歇爾重回軍校受訓，入堪薩斯州的陸軍學校和陸軍指揮參謀學校，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優異的成績增加了他在軍人事業上的野心和嚮往。

在菲律賓初露頭角

一九一三年，馬歇爾奉命重回菲律賓，在多次小型戰鬥中展現他傑出的戰術和計畫作戰能力。一九一六年回美，升任上尉連長。一九一七年美國派軍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馬歇爾隨軍赴歐，在法國戰場上的美軍第一師服務。不過那時他雖是第一師的作戰官，都在負責訓練工作。一九一八年轉任第一軍作戰處長，有數月的時間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馬歇爾曾協助策劃第一軍對聖米艾爾的攻擊戰鬥。在他的指揮下，把四十萬大軍和二千七百門大砲，在不到兩週的時間內，快速由聖米艾爾運往莫斯格農前線，使美軍在大戰結束前打了一場漂亮的大勝仗。這一回運輸行動使德軍驚惶，卻使第二軍團指揮官潘興將軍極爲滿意，譽爲最完美的一次作戰

行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馬歇爾任潘興將軍的高級侍從參謀，長達五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被派往中國擔任第十五步兵團行政官。一九二七年調回美國，任步兵學校校長，在步校校長任內，他極力提升步兵教學水準，提高戰力，並協助組訓國民兵。

一九三八年，馬歇爾晉升准將，出任作戰計畫處處長，不久轉任陸軍少將副參謀長。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馬歇爾升任中將，美軍派遣陸軍航空隊在內約甘萬軍隊參戰。馬歇爾獲晉任為四星上將。在他的主持下，參戰部隊歷經多次大規模的作戰演習，包括沙漠、山區和森林作戰，使部隊熟練各種作戰條件。

馬歇爾使美軍練成有史以來最堅強的戰鬥部隊，並負責八十二萬五千名美軍部隊的補給和作戰。他奉命留在華盛頓，通盤策劃歐亞兩個戰場上的戰鬥任務，交由歐洲的艾森豪將軍及太平洋上的麥克阿瑟將軍執行雙線作戰。使他自一九四四年開始，即成了擁有實際指揮權的五星元帥，軍事首腦。

使華調停內戰失敗

一九四五年戰後不久，馬歇爾退役，旋被杜魯門派往中國，任美國特使，負責調停國民政府和共產黨的內戰，耗時一年餘，無功而返。

馬歇爾使華，由於其個人主觀意識甚深

，又欲把其主觀觀點強加於人，加之中共仇美，把美國主政者視為「反動派」，因而他的任務注定必敗。

一九四五年底，馬歇爾來到中國，旋即分赴各地訪問，曾先後視察延安、太原、歸綏及東北各地，察看國共兩軍對陣情形，當時中共已趁戰後空虛，在東北、華北、華中，到處攻城掠地，佔領地盤。馬歇爾來訪，更是中共藉機宣傳傳統戰的好時機。中共打出的口號是中共厭戰，願意和平解決爭端。所提出的要求為「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這些在馬歇爾看來都是理所當然之事。但蔣中正主席深惡中共幕後動機，不是如此單純，而是要蠶食鯨吞，赤化整個中國。蔣中正的看法，與馬歇爾天真的想法南轅北轍。以致馬氏認為中國內戰擴大，蔣中正要負大部分責任。而有一九四七年三月返美後的「中國白皮書」的發表，對瀕臨崩潰的國民政府落井下石，作沉痛的打擊。

其實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馬歇爾已知他的調停任務不可為，乃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與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表指出調處困難癥結在軍事重新部署，共軍聲明過苛約條件，使停戰難以達成。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馬歇爾離華返美，行前發表六點聲明。指出：（一）國共雙方皆欲壓倒對方；（二）彼此不信任，對調處達成的協議心懷疑懼；（三）國民黨內有一派反對聯合政府，共產黨內過激分子蓄意破壞；（四）中共的煽動宣傳過火；（五）自由憲

章遭雙方扼殺。（六）共產黨不顧國家利益，不願妥協，處心積慮，發動大規模的游擊戰，欲謀迅速擊潰政府軍。由馬歇爾去職回美前的六點聲明，可見其調停任務的艱難與困阻了。馬歇爾返美後不久，中共席捲大陸，證明他的看法，並非無的放矢。

建立北約參加韓戰

一九四七年元月，馬歇爾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國務卿，成為軍人從政的第一人。六月，哈佛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在國務卿任內，他執行歐洲復興計劃，耗費一百三十億美元協助歐洲重建，使西德在內的歐洲諸國步上坦途。他又經援希臘和土耳其，使兩國擺脫共黨陣營的影響。他又組織北大西洋公約，有十七個會員國，他派軍駐歐，以確保歐洲安全，對抗共黨侵略。一九四九年因健康關係辭去國務卿職位。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擔任美國紅十字會會長。不久韓戰爆發，杜魯門促他再度出山，任國防部部長，他強化北約軍力，防範俄軍在歐蠢動。又在聯合國旗旗下組織聯軍，赴韓阻止共軍南下，保住南韓半壁江山。一九五一年美國會通過法案，限制軍人入閣，馬歇爾辭去國防部長，息影華府。一九五九年十月，以七十八歲高齡病逝，死後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以示榮崇。以一位軍人來說，歸葬阿靈頓是無上的光榮。（王培堯撰）

尼克森

(一九二一—一九九一)

任內辭職史無前例

美國故前總統李察·尼克森 Richard M. Nixon (一九二一—一九九一) 是近代政壇最受爭議的人物，他於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在第二任期中期，因水門醜聞案而辭職下台。水門案即為偷入民主黨總部竊取秘密文件，被警衛當場查獲，事發後，尼克森百般掩飾：但因其部屬互咬，事件逐漸擴大，終至不可收拾，不得已而辭去總統職位。使他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由現任辭職的總統。

尼克森剩餘的任期，由副總統吉拉德·福特繼任，福特原任眾議院議長，接任副總統職位第八個月，即正位為總統。前任副總統安格紐因涉案辭職，而由福特遞補，不料竟更上層樓，當上國家元首。不過福特上台後，赦免了尼克森的一切罪嫌。

一九六〇年，尼克森以艾森豪政府副總統的身分，贏得共和黨總統提名，不幸敗於民主黨對手甘迺迪之手。一九六二年，他返回故鄉加州競選加州州長，不料又告敗北。至此，一般人均認為他的政治生命已到盡頭。然而尼克森畢竟不同凡響，一九六八年東山再起，競選總統，以絕對優勢擊潰民主黨對手在任的副總統韓福瑞，登上總統寶座。

一償掌握大權的宿願。一九七二年他以壓倒性的勝利，打敗民主黨對手南達科州參議員麥高文，繼續作白宮主人。

擔任總統時的尼克森，對美國人來說算是頗有建樹，對外他結束越戰，緩和冷戰，謀求和蘇聯和平共存，談判管制核武。並承認中共，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造成很大的損害。對內他奮戰通貨膨脹，管制物價，把徵兵制改成募兵制。但他的政治作為，完全是權術運用，因而有「狡猾狄克」(尼克森的小名)的稱號。

出身貧困讀書用功

一九一三年元月九日，尼克森生於洛杉磯以南的小鎮約巴·林達，有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其父是勞工階級，做過加油站工、倉庫管理員和小商店店東。因而尼克森十歲即投身工作，一面工作一面讀書，做過包裝工、游泳池救生員、公園娛樂券售票員、書店店員。尼克森在家鄉讀完小學、中學，十七歲時進入懷德爾學院，在校為足球隊隊員及辯論社健將。一九三四年，他獲得衛理教會獎學金進入杜克大學法學院讀書，並獲懷德爾學院校長戴克特函件推荐，指他將來會成為國家重要的領導人。尼克森果不負期望，在校讀書用功，膺選校中法學會會長，全國法學會學生會員，畢業時名列前茅，在全班四十四名學生中以第五名獲法學士學位。

尼克森大學畢業時，美國的經濟大蕭條

仍甚嚴重，以致使他想加入聯邦調查局及紐約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均未成功，只好迴返老家，加入懷德爾法律事務所當偵查員。不久，他成立了一家橘汁冷凍工廠，但於十八個月後倒閉。不過，當時廿六歲的尼克森卻做了懷德爾學院董事會董事，並在該學院講授法律課程。

尼克森的教書生涯，因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一九四二年元月，他被徵召加入海軍，以少尉官階到華盛頓附近的一處海軍輪胎管理所工作。八個月後，升為中尉，派往太平洋上的一個運輸單位服務，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時，尼克森積功升至海軍中校。

恩師推荐進入政壇

尼克森進入政壇，最初純係應邀玩票，一九四六年，他家鄉的眾議員民主黨的翁瑞斯連選連任，共和黨方面希望找個新面孔向翁瑞斯挑戰，於是他的老校長戴克特被推舉出來，但戴氏力辭，推荐尼克森代之。他只好離開海軍，回鄉競選。由於他無藉藉之名，競選十分吃力，但他雄於舌辯，終告擊敗老將，一舉登上眾議員的寶座。

在眾議院他把工作重點置於馬歇爾計畫和一些援外法學，協助完成塔虎脫、哈特萊法案、把勞工聯盟置於管轄之下。他又是眾議院泛美委員會成員，致力於美洲事務。

一九四八年尼克森競選連任，獲家鄉共和、民主兩黨一致支持，輕易當選。是年，

調查希斯間諜案，使他聲名大噪，成為全國性知名的人物。

正當希斯案鬧得滿城風雨之際，尼克森打鐵趁熱，出馬角逐參議員，擊敗強勁的民主黨對手道格拉斯太太，領先近七十萬票。進入參院後，尼克森加入勞工和公共福利委員會，並成為共和黨在參院的代言人。

當選副總統初入白宮

一九五二年，共和黨提名前歐洲盟軍統帥艾森豪為總統候選人，選尼克森為副總統候選人，他果然不負眾望，為艾森豪贏得加州的選票，順利當選總統。當上副總統的尼克森，年才卅九歲，前程似錦。他由總統處獲得的第一項工作，是設法擺平國會，支持新政府的施政。不久，艾森豪又簽署文件，尼克森出席白宮閣員會議及國家安全會議，使尼克森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具權柄的副總統。一九五五年九月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艾森豪兩次心臟病發作，尼克森默默的代行職權，主持閣議，保持政府順利運作，做得有板有眼。一九五六年，艾森豪及尼克森競選連任，輕易擊敗民主黨的史蒂文生，保住總統寶座。

作為副總統，尼克森在國外是美國的代言人，為美國的政策辯護，他奉派訪問了六十餘國，旅行數十萬里。一九五八年春天他訪問拉丁美洲，遇到暴力示威，在秘魯：共黨份子對他饗以石塊，在委內瑞拉他的車窗

被砸破，所幸並未受傷。一九五九年七月，尼克森訪問美利，主持美國商品展覽會開幕，在一座展覽館內他和蘇聯總理赫魯雪夫激辯，他粗魯的用手指著赫魯雪夫，率直的說他無知。

捲土重來入主白宮

尼克森的辯才，在共和黨內無人能出其右，一九六〇年總統選舉，民主黨推出英俊瀟灑、能說會道的甘迺迪，共和黨內無人看好尼克森，認為洛克斐勒較有勝算，不料緊要關頭洛氏退出，尼克森披掛上陣，駐聯合國大使洛奇為副手，展開一場艱苦的競選。由於共和黨主政八年，經濟成長緩慢，民心思變。加之四場電視辯論，甘迺迪表現得魅力十足，最後尼克森卒告敗陣。

一九六一年，尼克森在洛杉磯執業律師，友人慫恿他競選加州州長，雖在共和黨提名中大勝，選舉時卻敗給民主黨的布朗。這次慘敗幾乎斷了尼克森的政治生命。他垂頭喪氣的離開加州，到紐約加入一家律師事務所，韜光養晦。一九六四年美國總統選舉，他的支持者又要他出馬，但當時的共和黨巨擘高華德出馬角逐，高氏如日中天，他自知不是對手，隱忍未發。

一九六八年元月，尼克森宣布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此舉雖使政壇愕然，但普獲接受。在提名戰中，他超越強勁的對手洛克斐勒和馬里蘭州長安格紐，獲得提名，與民主黨

在任的副總統韓福瑞競爭，兩人以越戰為主體，尼克森主張結束越戰，講求和平。結果贏得勝利，終告登上美國總統寶座。

在職六年政績斐然

在任期開始後，尼克森立即派遣特使，在巴黎和越共展開和談，他的目標是越戰越南化，謀使南越軍隊擔任較多的戰鬥任務。同時東南亞國家亦須增強自身的防衛能力。駐亞洲美軍只擔任阻遏共黨擴張的任務。

一九六九年，尼克森訪問越南，宣布「尼克森主義」，即阻止蘇聯軍援北越，並逐步減少駐越美軍，謀求中止戰爭。一九七二年，他首訪蘇聯，會晤蘇共頭子布里茲涅夫，簽定縮減核武協定，緩和國際局勢。

在總統任內，尼克森力謀進行內政改革，但因國會席位由民主黨居多數，他提出的許多改革法案，均遭挫敗。例如改變聯邦中央政府組織型態，把中央稅收分潤各州等均被否決，只有建立反通膨委員會遏阻物價工資上漲法案，獲得支持，此一法案使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於一九七二年大幅下降。

在國防方面，尼克森於一九六九年倡議建立安全防衛系統，主張發展反飛彈武器，但被國會以易引起軍備競賽為由封殺，使他一籌莫展。另在教育改革及大法官任命方面，尼克森也備受掣肘，有志難伸。

儘管國會使尼克森礙手礙腳，但尼克森的政績仍有可觀，故而一九七二年總統獲得

壓倒性的勝利。一九七三年元月，在其第二任期甫告開始，即簽訂越戰停戰協定，但越共並未守約，依然增兵南侵，迫使美軍再度增兵應戰。不久，其國務卿羅吉斯去職，由策士季辛吉繼任，在季辛吉主導下，逐步實施「越戰越南化」，把大部分作戰任務交付南越軍，由於南越政治紊亂，導致軍事失利，不旋踵而告陷共，美軍於一九七六年狼狽撤離西貢。自一九七〇年開始，尼克森政府即有意把中共納入國際社會，尼克森認為中共桀驁不馴，唯有引進國際組織才能加以約束。因而對於支持中華民國保持聯合國席位的政策開始鬆動，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大會，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布希不再像往常一樣強力動員民主陣營支持中華民國，任由各國自由投票，結果使聯合國大會通過「排我納共」案，中華民國外長周書楷隨即宣布退出聯合國。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中途中，突偕季辛吉、羅吉斯等人掉轉飛機，飛抵北平訪問，受到中共頭目毛澤東、周恩來的熱情招待。雙方領袖展開歷史性的會談，同意互不侵犯，互相尊重。會後簽訂聯合公報，互設外交聯絡機構，於是美國駐北京聯絡處於焉成立。導致卡特政府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承認中共，互派大使。而尼克森亦以「打開中國大門」，畢生引為自豪。

水門案中黯然下台

一九七三年年初，他的副總統安格紐，因在馬里蘭州長任內，波及貪瀆，黯然下台，由眾院議長福特接任，不久，水門事件爆發，尼克森被指竊聽、竊取、掩飾真相等多種罪名。迫於情勢不得不派遣特別檢察官調查內情，經深入挖掘，情勢對尼克森越來越不利。到了一九七四年八月，尼克森瀕時渡勢，知道大勢已去，再不主動求去，將面臨不光榮的解職，還可能有牢獄之災，「君子不吃眼前虧」，遂毅然辭職下台，由副總統福特繼任，福特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赦免尼克森的一切罪責；解除了他的牢獄之患。使他的晚年歲月，難免寂寞孤獨，卻無皮肉之苦。辭職後的尼克森，隱居加州不問世事，偶而聞點新聞，不過是人海漣漪，旋即消失，直到一九九一年辭世，享年八十一歲。（劉先軍撰）

張人傑

（一八七七一—一九五〇）

革命聖人很會用錢

張人傑是富家子弟，不但會賺錢，也很會用錢。賺錢不是為自己私利，是為國家公益。用錢不是為自己享用，而是為國家建設、為贊助革命建國事業。

他為革命毀家紓難，為國家民族獨立自由創造建設，是一位從不矜伐一己功能、從不關切名位權勢的公忠體國之士。磊落豪放

，孫中山贊譽他是「奇人」「革命的聖人」。張人傑，號靜江，又號臥禪，浙江吳興人，清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生於富商之家，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以卅萬銀元資本在法國創辦「通運公司」，出售來自中國的絲、茶、綢緞、漆竹、古董、字畫、金石、玉器、磁器等貨物。又在義大利街開設「開元茶店」，除了賣茶，還有品茶的集會。

毛遂自薦結識孫文

一九〇五年冬天，張人傑由中國再往巴黎，在海輪上遇到孫文（中山），他毛遂自薦與孫中山結識，並且自告奮勇的願意資助革命事業。當與孫中山預先訂下三個字的隱語，約好往後如需款接濟，可拍發電報到巴黎，用第一字匯一萬元、用第二字匯二萬元、用第三字匯五萬元。

因為他的熱忱出乎尋常，起先孫中山將信將疑，後來事機緊迫，需款甚急。姑且用第一字隱語去電一試，結果一萬元如數匯到，其後二萬、五萬，有求必應。

一九〇六年他參加「中國革命同盟會」，在巴黎創立「世界社」及「中華印書局」和「新世紀」週刊，鼓吹革命，為了長期維持「同盟會」和「世界社」經費，以致經濟日見困難，終於出賣「開元茶店」。並且為了籌措革命經費，將他的古董商業，推廣到倫敦、紐約。另外又籌辦「通義銀行」、「

豆腐公司」，最難得的是以個人家業，成為革命資源，他的「毀家紓難」救國救民的精神，真是古今難能罕見。

發展交通開發地方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七月，他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以發展交通，開發建設鄉邦為要務。鐵路方面：從杭州對岸的西興鎮起經蕭山、諸暨、義烏、金華、湯溪、龍游、衢縣到江山為止，全長三百四十一公里；另由金華到蘭溪築支線廿三公里，定名為「杭江鐵路」。全線於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完成通車。後由鐵道部將其延伸到江西南昌，再經萍鄉通到株州與粵漢鐵路聯接，改名「浙贛鐵路」，成為橫貫東南的交通大動脈。

公路方面：浙省原有浙閩、浙贛、浙皖、浙蘇四幹線之議，但未全部實施，全省僅築路五百公里；而且大半商營，支離破碎，既不合標準，也不成系統。

他就任後，先建成浙蘇幹線兩條，一條自杭州經湖州長興到達江蘇，為著名「京杭國道」的一部份，長二百四十公里。一條自杭州經海寧、平湖、沿海東達江蘇邊界，也長二百數十公里。還有浙皖幹線的杭徽線，自杭州經餘杭、臨安、昌化，以迄皖省，約長二百數十公里；浙東沿海的鄞奉海線，自寧波經奉化以迄海寧，長約一百廿公里。除此以外，尚對杭州本市以及銜接各公商支線，有所整理興築，而貫通了整個的公路脈絡。

與修築道路相輔而行的，是籌設浙江省長途電話網。按全省自然環境、人文地理，以及國防、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以杭州為中心，分全省為八大幹線：一、經長興

接通南京；二、經楓涇接通上海；三、經寧海、永嘉通往福建；四、經錢塘江通往江西；五、經餘杭通往皖南；六、沿滬杭甬鐵路通往寧波；七、經青田通永嘉；八、經金華通麗水，所有材料機械，均採用歐美最新設備；並將杭州市內電話改為自動電話；在各縣設立無線電台，以補有線電話之不足，由於浙江全省長途電話網設備充備，所以又代替交通部長途電話業務。從此，傳達政令，溝通商情；雖窮鄉僻壤，也能通話，績效之佳為全國之冠。

浙江省原有民營的長興煤礦，因為經營不善，停採有年。他接任省主席後，派員接收公辦，予以整頓經營，十八年五月恢復生產。為了充裕成墅堰與首都電廠及上海各工廠的用煤，再開闢廣興煤礦，鋪設鐵道，於民國十九年十月完成，每月出煤二萬五千噸以上。民衆見有利可圖，請求發還長興，他慨然允諾，但民股接辦後，復以不善經營而生產銳減。他不忍坐視其再失敗，乃派員前往協助經營，才有轉機。民衆佩服他的領導有方，再請求收回國營，他仍慨然允諾，再度接收，交由「建設委員會」主辦。由此可觀察，他取予之間，完全充分為國興利，而不與民爭利，其目光的遠大和氣度的恢宏，確有大過人之處。

大公無私廉潔努力

民國十七年二月，政府為早日從事建設實現三民主義，特成立「中華民國建設委員會」，積極規劃進行，特任張靜江為委員長。初隸行政院，廿年一月起，直隸國民政府。他接任後，對全國建設作通盤計劃，而本「民生與國防合一；國家工業化，必先改造農村經濟」的原則，分別輕重緩急，逐步實施。

可是政府給的建設基金只有國幣十萬元，經常費用也只有每月三萬元的行政費列入國家預算，可以按時領用。其他建設經費，始終未列入預算，也不能源源供應。他卻一面勉勵僚屬，竭力照預定計劃實施，一面憑私人信用，向金融界多方籌措，並且指示同仁說：「國家可以用我們私人的錢，我們絕不可沾染或浪費一文屬於國家的錢。我們須時時警惕，養成徹底廉潔努力的習慣。」同仁們受他如此大公無私的感召，都知道建設經費來之不易，所以辦事來，特別小心謹慎，效率特別好。每件事業都能按時順利完成，按時攤還借款本利，信用卓著。

於是事業不斷發展，終於在十年的歲月中，從僅僅十萬元國幣的有限資本，為國家創下千萬餘元的淨值資產。其中比較重大的事業如下：

發達電力開採煤礦

發達電力：一、成立首都電廠，整頓舊廠，增加設備，改爲全日供電，並且逐漸供應電力與電熱，使其成爲現代化發電廠。二、整頓無錫業務萎頓的「震華電氣廠」及「耀明電燈公司」，本「政府接管後加以整頓，納入正軌後，仍然交還民營」的原則，成立新的「威墅堰電廠」，增加設備，改革原有積弊，不到二年成效大著，不但供應無錫鄉及武進鄉間的電力，供照明、灌溉之用；並且進而籌建京滬杭地區電氣網。已先在望亭火車站附近建十萬瓩的火力發電所，架設高壓輸電線路。

創辦無線電事業：本「設立國內電台從事工商通訊，以便民爲前提；對外建立國際電台，辦理國際通信；以收回國際通信權爲第一要務。人才與機器，自訓自製，力求自給」原則，大力推動。一面接收軍事機關的長、短波電台各三個，加以整頓；一面積極建立國內各短波台，迄民國十八年六月，共建成廿七台，遍佈各通商要地，均能收發商、官、新聞、公益、氣象、夜信及廣播新聞等電訊。再爲電信傳遞迅速而普通，對不屬本系統的全國各地地方電台，也與取得聯絡通訊，總共有卅三處之多。東自青島、上海、西迄成都、南達廣州、北至張家口、綏遠，還有東北的哈爾濱、瀋陽、西南的昆明，都有聯絡，此外國際通訊方面，則在上海設

台，購買國外新設備，發電力達廿五萬瓩，通距爲二千五百哩至九千哩。另爲不斷發展此事業，特地在上海設無線電製造廠自製電機，以供需用；創立無線電報務人員養成所，訓練幹部人才。整個無線電事業，於民國十八年八月，奉中央令移交交通部接管。

開採煤礦：皖省的懷遠、鳳台、壽縣、定遠之交的田家庵一帶，蘊藏煤礦達七萬萬噸之多；據勘測所產煙煤品質甚佳，可供輪船、火車、工廠、家庭之用，爲華東地區所僅見。他乃利用首都、威墅堰二電廠及長興煤礦的盈餘，作開採此煤礦的一部份基金，乃於民國十九年初組設「淮南煤礦局」，四月開採，日產二百噸，半年後日產三千噸，預計兩年後，可日產五千至一萬噸。

修築鐵路：爲了運輸所產煤斤，再興建一條「淮南鐵路」。由礦區田家庵開始，經大通、九龍二礦區，經水家湖、下塘集、合肥、橋頭集、巢縣、銅城關到蕪湖對岸的裕溪口，全長二百四十公里，廿五年一月通車。不但運輸煤礦；而且沿途物產豐饒，人口稠密，一般客運、貨運也很發達，成爲內地建設最著輝煌的績業。但修築此鐵路，卻未從國庫支撥資金，也還是由他設法張羅而來。當他修築「淮南鐵路」的同時，爲了發展江南交通，又於民國廿一年在上海組成商辦的「中國鐵路公司」資本二百萬元，由實業部投資官股卅五萬元，其餘商股大部份由他

的「世界社」投資，推選宋子文爲董事長，他爲總經理，積極進行。先從南京經蕪湖，宣城到孫家埠一段開始，自民國廿二年七月起，迄廿五年二月，全段通車，長一百七十五公里。

無私無我大慈大悲

民國廿六年七月，對日抗戰開始，他以體力不勝煩劇，赴香港療養。次年一月，「建設委員會」奉命撤銷。

張靜江從事建設，特別具有腳踏實地，爲國家、地方，不好高騖遠，不避艱苦，不事宣傳的基本精神。尤其提倡不借外債，不用洋人，一切憑自己力量，自力更生。而其頭腦的清楚，智慧的敏銳，實超然卓越。

他的爲人，不但記憶力與計算力非他人所及；而且也有自覺偉大的特點。他對人一律平等，從不以長官威嚴臨人，人或欺之以方，他決不猜疑；而以至誠相感應。愛才若渴，獎掖後進，不遺餘力。雖然也有幽默感，但同志意見有誤謬爭執，他必正色予以諍誠，決不放任寬假。他的計算很精，完全企業化作風，凡是由他經營的事業，都能按照他的計劃逐步完成，絕無虎頭蛇尾，虧欠倒閉之事。民國廿七年三月赴美國紐約僑居養病，已身無餘貲，仍然樂善好施。居衡自奉儉樸，長齋禮佛，確已做到無私無我、大慈大悲的地步。一九五〇年民國卅九年九月三日病逝在紐約寓所，年七十四歲。（摘自費雲文著「革命奇人張靜江」）